

欧阳

打开窗户，意欲将烟草散发出来的一屋子烟霾放出去，冷空气却像被风扇驱一样扑面而来，贴着我的脸，滑过颈项，直抵胸膛。

激灵一下？没有了。我只是深吸一口气，任由冰冷的空气穿过嗅觉损坏的鼻孔，一路收缩着毛细血管，在抵达燥热的肺叶后，融进血液，把皮囊神经体验过的寒凉送入大脑，再次刻写上记忆之墙。

然后，依旧漠然，或者还木讷地面对着视域中反射回来的暗影，让无序的建筑和附着在建筑上的零落光点淡出我的想象……

应该有3点多了。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已经记不清了，我习惯不再去想冒充时间的刻盘和数字，由着时间静静地飘过碎片一样的一个个暗夜。

很早以前，我就有睡眠可能把我忘记了的念想。

年轻时身体强健，不太怕睡觉当回事，遇到两天无眠再大睡十几个小时的日子，家父会说我是“嘆素嘆”，是诺苏话，意思是起来就不睡觉、一睡便无度的神人。到了大学，还有过不睡觉和睡不着之间的冲突，因为灯火管制后在走廊上看书，滋扰到失眠的同学，结果两人真把对方的身体当皮鼓，用拳头雷得山响，吵醒了半层楼的瞌睡虫。

现在想来，工作之后熬夜也是常事，读书、打麻将、电玩……毫无节制的日子持续有年，有孩子以后还是恶习难改。

再往后，运行了50年的机器终于出现老化征兆，核心零部件之一开始运转不顺畅，肌体日益频繁地给出疲劳的提醒，老花眼也失控，夜半阅读时间不长文字就会快速模糊、缩小，变成看不清的蝌蚪画。好在可以听书，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能持续太久，很快脑袋瓜子也变得迟钝起来，总跟不上主人心智发出的指令，使听书也陷入茫然状态。

接下来睡眼少就成了常态。有一次，在儿子熬夜等候足球赛的时段，爷俩探讨了一回关于睡眠时间的问题，他说达·芬奇每天只睡三两个小时，睡得少应该没啥问题，所以，“你心脏缺氧，又感觉累，睡不着的时候就躺着休息，应该还可以。”不过，“还是要注意身体啊，尽量别去想那么多事儿。”虽然像无情的学术探讨，但儿子还是有些担忧我的健康状况。

我当然不会像达·芬奇那样，经年没日没夜的胡思乱想。不知道不把自己当人，或者不把外面的事儿当事儿，这样的心胸会不会远离抑郁大侠。

倘若做不到如此，就干脆躺着听音乐。设定个时间，听慵懒舒缓的旋律，要入睡了，次日便精神饱满一天，要时间到了还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就离开床，翻翻身，然后再听书，像海德格尔、叔本华、维特根斯坦写的那种，本身就不知所云然后翻译还有什么问题的书，再加上是机器阅读，听着听着兴许人一糊涂就睡着了。

经过这些程序要还没有睡意，就再次起身，出门去晃荡。春天，拿着手电筒守一守夜半花开，夏天，在天光大亮中漫步公园中小道，安静而懒散地等候日出。

到了秋天，在北风亲自莅临之前的下弦月之晨，立足树下，仰起头沐浴穿过树叶的月光，偶尔也会举目和月亮相互凝视，又或是低头巡视铺洒在地上的柔光——为什么西方印象会是蓝色月亮，而脚下土地上的人们却在分享银色的月光……

哦，现在是冬天，屋外有一道寒冷的墙，而且，就算是穿墙走到大街上，也寻不见假装陪伴漫步的人，而呻吟的寒风正接着枯枝没完没了的摇晃。于是，只能将躯体留在狭小的空间里，和我一起郁闷地消磨疲劳的时光。

也许失眠不是痛苦的，但失眠必定是疲惫的。这谁说的？冬日的夜里我算是体会到了。好像是赫尔博斯这个家伙。他说：

我徒劳地想要走神，离开这躯体
也离开一面挥霍与窥视着它的
永不休止的镜子的无眠……

我还徒劳地等待

睡梦之前的崩溃与征兆……

我也是“知道别人熟睡的时候，自己不该独醒”，知道不该对抗自然法则，但对不能成眠毫无助益，只能懵懂地熬到天明。

转过身去，看镜子里面的人，想知道他是不是比我更劳累，镜中人的眼睛却投射出我内心深处的困惑；睡不着觉应该是大人物才配得上的吧？像我这样庸常的人，怎么也会？没明白。

一阵风从窗外冲了进来，翻开了我放在桌子上的书，是梵高寄给他弟弟的信，书页里他正对提奥说，有好多种黑色。难眠的夜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吧？

再次上炕，以爵士相伴，“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”，不像“当铺”那么炫技，柔缓、安详，带着静谧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萨克斯送过来的音韵……

然后就过了6点，天空下还是黑茫茫的一片，冬日的夜好长，好长……

清远首届国际诗歌笔会举行

本报讯 为期4天的“清远首届国际诗歌笔会”于12月16日结束。此次笔会由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主办，来自韩国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、阿根廷等国家的诗人与中国的著名诗人、学者和清远本地诗友一起共论“绿色的城，绿色的诗”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，并开展了采风活动。

这次笔会，搭建了一个平台，促进了诗歌的交流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华与健康发展。与会者围绕生态文明建设，围绕清生态文化、生态与生命、生态与城市、生态与发展等多重关系进行探讨。在新时代、新征程中，通过诗歌研究、诗歌朗诵以及实地了解和感受，大家交流出真谛，碰撞出火花，迸发出灵感，为自己的家园扩充绿色的生机、绿色的希望。

通过探讨与创作后，清远诗社将收集采风的诗歌佳作等编辑出版《四海诗萃》。据了解，清远诗社于1988年成立，现有社员200多名，年龄跨度从14岁延续至101岁，以市区诗友为主。诗社坚持新诗与古诗并重，继承与发展结合，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收获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名报名刊上发表数以千计的作品，获省以上作品奖数百件，清远诗社今年出版了清远诗歌丛书6本，出版了《而立年华 清远建社30周年社员作品选》和《诗城飞花》诗歌合集。此外，还选编了从古到今的《著名诗人写清远》。（曾新友）